

國旗飛揚東碇長空



七十五年九月初，天，濛濛亮，金門料羅碼頭邊。

南雄師長羅少將向準備登艇前運的部隊宣布命令：「我代表司令官賦與八五〇旅步一營步一連全體官兵，即刻起捍衛中華民國領土東碇島守土任務。此令！」

「誓死達成任務！」全體官兵高聲回應師長的授命。

東碇島地理位置

東碇島是中華民國金門縣金城鎮行政管轄的島嶼，位於金門、烈嶼群島南方，距離大膽島廿五公里、烈嶼廿七公里、金門料羅港三十三公里，距大陸鎮海角十五公里。

島長二五〇公尺，寬一五〇公尺，面積〇點〇三平方公里，是一座玄武岩地質的島嶼，標高五十六公尺，矗立海上氣勢雄偉，四周全為懸崖峭壁，制高點設有重武器陣地和碉堡，還有坑道四通八達到各哨所據點，是個易守難攻、固若金湯的海上要塞。

換防部隊前運

步一連官兵受命後，全副武裝成一行縱隊安靜地魚貫前進，由值星官低聲逐一唱名登上海軍小艇隊的兩艘 LCM 登陸艇；羅師長率送行的旅、營長在小艇泊靠的碼頭邊，逐一和上船的官兵握手送行。

初秋，海象平穩，但平底登陸艇在海上破浪，還是讓生龍活虎的陸軍官兵暈得軟綿綿，不時傳來嘔吐聲，加上狠毒的秋陽高掛，沒有遮蔽的艇身內，不是樂享日光浴，是十足的烤人乾。

約莫航行二個多小時，小艇減了速，右側砲艇陡然加速前進，驅離阻斷艇隊航線的大陸漁船，十多分鐘後，小艇再度加速前行。

艇長報告已脫離大金雷達掌控，準備進入東碇雷達掌握；連長看了看錶，十時廿五分，問還要多久？艇長回說約再二個小時，就可以抵達東碇了。

枯燥的咚、咚、咚引擎聲，讓三艘小艇不斷破浪前行。好一陣子，艇長打破沉悶報告說前方海平面上的小黑點，就是東碇島了，連長問還要多久？艇長說大約五十分鐘。

艇隊持續向前航，隨時間一分一秒過去，海面上的小黑點也愈來愈清晰，東碇島慢慢出現官兵眼前；連長拉開嗓門吆喝「快到東碇了，大家打起精神，整理個人武器裝備，準備好上島。」艇內弟兄們聞聲陸續直起身子，也開始有些躁動，但暈船還是讓大夥們顯得懶洋洋、有氣無力。

前運艇隊靠近高聳的東碇島，下島的部隊已在碼頭上待命，人聲鼎沸；海軍小艇卻沒有靠岸的跡象，三艘艇就在碼頭外圍的海面上漂著。

連長問怎麼不靠岸呢？艇長說碼頭邊的湧太大了，小艇靠岸會撞壞，要等等，看湧會不會小一點？

連長向小艇隊長劉少校揮手高喊：「學長，既然來了，就不能白跑一趟，裝備可以下次再上，但人員一定要上島。」

過了會兒，劉隊長也喊著：「好！我用兩艇並進靠岸，讓人員上下艇，但動作一定要快！」

小艇隊長趁湧稍歇，指揮載運人員的兩艇靠攏並進，拋纜由岸上弟兄幫忙繫纜固定；一靠岸，湧不斷地晃蕩、擠壓兩艇斜向碼頭；換防的兩個連官兵前上後下，動作迅速，前後約四十分鐘，兩個連的弟兄就完成上、下船。

兩個連長在碼頭上，相互敬禮、握手，算是完成了防務交接；兩艘登陸艇也趕緊倒俥退出碼頭、停在海面上；雙方清點人員無誤後，兩個連的弟兄互相揮手高喊：「保重！」、「再見！」艇隊緩緩北返。

連長下令甫上島的官兵核心陣地集合！就看全副武裝的弟兄們爭先往階梯上衝，完全看不出在船上軟趴趴模樣；不一會兒，從北碼頭往核心陣地的階梯上，這兒一群、那兒一堆，零零星星停在路邊喘大氣，壓後的連長一階一階數，心裡默想這三〇一個台階，夠讓剛上島的官兵印象深刻。

步一連島上的第一餐，是很簡單的豬肉罐頭煮麵條；也許是起早過午肚子都餓了，也許是船運時腸胃都吐乾淨了，才十多分鐘，三大桶麵條就被一掃而光，看弟兄們狼吞虎嚥的模樣，連長抿抿嘴，笑了。

前三天，由先遣的副連長、排長分兩梯隊，忙著帶領熟悉島上地形、環境、鄰接哨所、個人戰鬥位置、陣地接替運動路線、地區防衛武器操作，不管北碼頭三〇一階、南碼頭的二五五階，還是陡峭超過五十度的坑道階梯，來來回回都是體力大考驗。

每天早上六點，全連集合早點名、唱國歌，讓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伴隨著官兵的國旗歌聲冉冉上升，飄揚在東碇島上的湛藍天空。

滴水是金一臉盆水過一天

缺水，是東碇島最大的問題，靠老天不定期的雨水賞賜外，只有產能不大的海水淡化，島上官兵每人每天限量一臉盆淡水，刷牙、洗臉、洗完海水澡擦拭身體，都用這一盆水，最後還得再用來植樹澆灌、構工水泥拌和；沒水的艱困，不是扭開水龍頭自來水就嘩啦啦的國人所能想像的。

為因應沒水，島上除衛哨勤務穿著整齊服裝外，光膀子、迷彩短褲、黑膠鞋不穿襪子是官兵的夏季服裝；冬季則是長袖草綠運動服、黑膠鞋，一樣不穿襪子；滴水是金，節水，成為全島官兵的嚴格要求。

十月初，島上迎來第一場雨，雨勢不小，安全士官通知各哨停止操課，每人取出沐浴用品、臉盆「就地」洗澡，天氣雖開始有點涼，但難得有老天爺這麼大個蓮蓬頭，讓肥皂、PP牌沐浴乳都起了泡沫，還能搓搓迷彩短褲、刷刷沒洗過的膠鞋；近二〇〇個光溜溜的大男生在一個小島上「同時」露天洗澡，應該也是一項金氏紀錄。

體能訓練是最佳減肥良方

步一連官兵白天一樣體能訓練、一樣按表操課；南、北碼頭階梯來回跑一趟，一千多個階梯，比平地跑五千公尺還累人，但心肺、肌力訓練更有效，人人曬得黝黑，體力與剛上島時判若霄壤。

兩個月後，原本八十多公斤、圓滾滾的二兵楊○亮跑完步後正在核心陣地喘大氣，幾個弟兄圍著捉弄他，連長問他瘦了幾公斤啦？楊

○亮指了指自己的肚子答：「報告連長，應該有十多公斤了。」

連長瞧了瞧他，楊○亮的肚子竟然出現幾條類似女人生產後的妊娠紋，故意大吃一驚、拉開嗓門大聲嚷嚷：「你什麼時候生了，連長怎麼不知道呢？叫你們哨長馬上寫檢討報告來！」他這一吆喝，惹得圍在一起的弟兄們笑彎了腰。

其實，楊○亮是到金不久的新兵，上島選兵時主動要求到東碇連，連長向他保證三個月內要幫他減肥到標準身材，看來經過東碇島上的體能訓練，已達成目標。

大陸漁船圍島臨危不亂

漁季期間，大陸漁船傍晚出海漁撈作業、天亮回，在金門水域出沒是常態，每個島都訂有限制、禁止水域，只要漁船進入禁止水域，守軍一定按戰備規定實施驅離射擊；大陸漁船每天抄捷徑、斜切東碇島禁止水域，根本就是家常便飯，警戒哨善盡責任開槍驅離也逐漸成為習慣。

十月中有天傍晚，大批機漁船從廈門灣湧出，在島西北方近六哨核心陣地觀測的連長林中尉，看大、二膽島照明彈連發，將海面映得光亮如白晝，他按經驗算時間，個把小時後就會進入東碇島海域。

安全士官報告師長來電，電話那頭的師長交代要注意警戒這樣不尋常的狀況，防範可能的戰情，做好戰鬥準備、隨時回報；連長向師長報告：「知道了，請師長放心！」

掛了電話，他要安全士官下達各哨加強警戒的電話紀錄，也要各排長密切督導責任區內各據點做好應變準備，另命副連長、輔導長分別負責島南、北的狀況掌握，並通知海軍雷達站要求密切注意大陸漁船動態，如果雷達幕有大或小於漁船的異常集結目標出現，必須立即回報。

約十九時許，幾百艘大陸漁船如預期抵達東碇海域，雖沒進入限制水域，但遠遠團團圍住一大圈，密密麻麻漁船上的燈光一閃一閃，看過去，就像臺灣高速公路大塞車一般，這的確不太尋常；各哨開始檢查武器、彈藥，做好進入陣地準備，負責驅離射擊的三個警戒哨及曲射火炮組領取重機槍彈、照明及榴彈備用。

一個多小時後，大陸漁船仍然停在遠遠的海面上沒動靜，連長命令各哨按兵不動、分批休息，並不斷環視四周海面；雷達站不時更新傳報大陸漁船最新動態，司令官、師長也不停電話關切戰情發展。

廿一時四十分左右，海軍雷達站回報有幾艘漁船穿越東北角限制水域。戰情電話響起，十哨哨長請示是否實施照明彈射擊？

連長心想，平日，大陸漁船只要常經過東碇島附近海域，依照往常經驗，都知道進入限制水域，守軍就會發射照明彈，若刻意不動作，保持靜默，他們應該會感到奇怪，因此要十哨哨長稍安勿躁、聽命行動。

廿二時許，雷達站報告有兩艘漁船由東北往西南方向穿過東碇島西北角禁止水域；六哨哨長請示是否驅離射擊？連長還是要他「別急」、「待命」。

按照戰備規定，不管發射照明彈、驅離射擊，都是正常程序，但他知道，晚上的海面狀況絕非偶然，絕不能以平日的處置模式因應，必須以船團可能對東碇島發起攻擊的戰鬥思維為考量；若貿然實施驅離射擊，有可能因海面跳彈傷及被驅離漁船後方的人、船，可能擦槍走火，引爆軍事衝突或釀成兩岸政治事件。

司令官、師長可能沒看到東碇島有發射照明彈的戰情報告，先後電詢當前狀況，連長分別向他們報告最新狀況與研判、處置；兩位長官都認為他的考慮與處置得宜，特別交代要「正確」判斷、「斷然」處置。

通完電話，連長交代通信機房轉到海軍雷達站，若有長官電話，可以轉接到位；在雷達站內，站長與所有弟兄也對這從未發生過的狀況情緒緊繃，站長藉由雷達螢幕說明漁船動態、距離、數量等情資憑供研判，連長要求隨時掌握、回報最新狀況。

從十九時至近〇時許，海面上的大陸漁船，除了幾次試探性的故意穿越東碇島限制、禁止水域外，依然在限制水域外扮演海上高速公路路燈的角色，並沒有進一步的挑釁行動。

過了午夜，林中尉研判在拂曉前，應該不至於會有大狀況，因此通令各哨衛兵加強監視、警戒外，下哨的弟兄不卸裝就寢，其餘待命人員輪流休息，他另要伙房給各哨弟兄準備宵夜、暖暖身子。

他約〇時卅分回到連長室，負責管理燈塔的小龍、阿德緊張兮兮的也睡不著，直說上島這麼多年來，從沒碰過這樣的情形。連長要他們寬心地說：「有我們在，不必擔心。」

正聊著，司令官又來電話詢問當前狀況，連長如實報告，司令官特別提醒拂曉才是最危險的時刻，連長回說知道，會持續監視、警戒，全島官兵都待命中。

海軍雷達站每隔十五分鐘固定戰情回報大陸漁船動態一次，各哨衛兵也每半小時回報哨前海面狀況，憑供狀況判斷、分析及採取應變措施。

凌晨四點，是人的生理時鐘最想睏的時候，連長要安全士官通令全島各哨長起床坐鎮哨內指揮，並親自給他電話確認已清醒、就定位。

他則走出戰情室，從核心陣地觀察全島海域的大陸漁船狀態，發現已成群結隊慢慢往大陸沿岸方向駛回，但他還是不敢掉以輕心，再到雷達站了解狀況，看看是否有可能的危害目標；正說著，站長發現螢幕出現一個類似膠筏或舢舨的小黑點，正從南方緩慢向東碇島接近中。

連長走出雷達站觀察南方海面，的確是有個小黑影、伴隨完全貼著水面、忽明忽暗的小亮光，緩慢地向島南靠近；他即命一、二、四哨弟兄進入陣地、子彈上膛、關保險，待命射擊。

隨著小亮光逐漸接近島南海面，他研判應該是漁船放網斷繩後漂向島來，但料敵從寬下，還是以電話向師部及防衛部戰情中心回報，並報告只要進入射程範圍內，將下令集火射擊。

雷達站持續通報目標緩慢地從六〇〇、五〇〇、四〇〇公尺不斷隨海浪接近東碇島，距離越愈近，小亮光完全貼水面愈清晰，證明他的研判應該沒錯。

進入三〇〇公尺後，他即下令三個哨所的弟兄槍枝「開保險」；整晚的不尋常狀況繃緊了全島官兵的神經，連長認為該讓大家體會一下實戰感覺，因此，當目標進入二〇〇公尺時，他下達了「射擊」命令。

三個哨、卅多枝步槍從不同高度、同時對目標實施集火射擊，隨

北風飄散效應，島南海域大陸漁船上的漁民應該都聽到了震撼的槍聲。一波射擊，每人都打了一個彈匣，海面的小亮光消失了；連長下令：「停止射擊！」、「清槍！」並要一哨哨長注意警戒、搜索目標。

經過大陸漁船無來由的一夜圍島和不明目標的折騰，當他從核心陣地走到一哨時，日出曙光已能讓人看清海面，果然如他所判斷，岸邊岩石上裹著半張漁網。

回到連長室，他要安全士官通報各哨除衛哨兵外，所有人員早餐後補休，特別要哨長親自檢查每一枝槍，避免清槍不實發生危險；並向師部、防衛部戰情中心戰情回報。

晚餐前，師長才電詢狀況，並嘉許連長的研判、處置和全連官兵的辛勞，並問他怎能判斷得這麼精準？連長回說若是共軍發動漁船圍島再乘機突襲，斷無可能讓膠筏、舢舨或突擊小艇發出亮光，而載具上的亮光必然離開水面有一定距離，不可能完全貼著海面，因此據以研判並非軍事行動。

師長對如此說明表示滿意，掛電話前，特別要他做好部隊內部管理及作戰訓練，並提高戰備警覺，做好戰鬥準備。

司令官趙萬富上將秋節慰問

中秋節前，司令官趙萬富上將在羅師長一行陪同下上島慰問官兵，因涉高級長官安全維護，東碇島上三個對空哨、三個直射火炮哨所衛兵進入戒備狀態，準備火力支援維護海軍船艦航行安全。

當天風浪不大，官艇一靠碼頭，司令官一行上了岸，連長對在碼頭上待命卸載的官兵發口令向趙上將行部隊禮，所有官兵也熱情地問候「司令官好！」、「師長好！」司令官也回以「各位弟兄們好！大家辛苦了！」師長則向官兵們揮揮手。

趙上將一行在連長陪同下，從碼頭拾級往核心陣地走，經三、五哨時，還特別巡視兩哨所的生活設施、聽取作戰任務簡報；抵達核心陣地，司令官和師長聽取了東碇連針對全島官兵生活、戰備整備、體能戰技訓練、彈藥庫翻堆進度、運補情形等簡報，聽完簡報，他們都頻頻點頭表示滿意，並對相關數據、狀況掌握詢問甚詳。

在巡視核心陣地時；趙司令官看著燈塔紅磚塔身上的刻字，凝視

了好一會兒，指示將原在下方的五大信念移到前參謀總長賴名湯的題字上方、東碇島圖書館正面牆壁刻上陸軍軍風「忠誠精實」四字，還要連長即興給東碇圖書館想副對聯刻在大門兩側；林中尉陪著邊走邊想才報告說上聯是「忍令大陸同胞淪於水火」、下聯為「且看東碇健兒還我河山」。

趙司令官點頭稱許說：「就按你做的對聯這樣刻上去。」羅師長則拍了拍連長的肩膀說：「到目前，我放心！要什麼就說。」他點點頭謝謝師長。

巡視完，趙司令官往下朝碼頭走時，全島官兵正沿著樓梯上上下下，忙著將卸載的物資、補給品、油料等靠人力背、提、扛、抬往核心陣地，趙上將不時提醒弟兄們要小心！要注意安全！

走到靠碼頭的三哨附近，卸載工作已完成，正等著官艇靠岸準備下島，這時碼頭邊「湧」上來了，小艇無法靠泊，小艇隊長嘗試了幾次，「湧」將小艇頂得傾斜老高，若非水泥吊車座擋著，小艇恐怕會被拱到碼頭上，小艇只好退到碼頭外海面待命，趙司令官要小艇隊長等等沒關係。

林中尉本要給司令官一行搬橈子坐，他揮揮手示意不用了，直接坐在台階上；短時間上不了船，連長拿來軍用口糧和礦泉水遞給司令官並報告：「今天是島上『戰備日』，全島官兵中餐都食用口糧，所以沒給司令官準備熱食。」

趙上將沒有不悅，反而很高興地說：「好！你這小連長，到這麼艱苦的小離島，還記得我『戰備日』的要求，羅師長，你的命令貫徹要求得很不錯！」大口咬著餅乾，直點頭笑著說好！好！好！

小艇還靠不了岸，全島官兵已陸續向北碼頭集合，整完隊，連長請司令官精神訓話；趙上將先祝賀官兵們中秋節快樂，並對官兵在島上的井然有序、貫徹命令表示嘉勉。

他說：「看到你們運補過程中的辛苦，是金門沒有一個小島可以比擬的，我和各級長官都隨時惦記著你們，期望你們在島上，能夠繼續貫徹副旅長和你們連長的命令，為島上陣地經營做出貢獻，戍守任務結束，大家都要平平安安下島，我會歡迎你們回到大金。」

他要侍從官拿出一個厚厚的紅包袋，由連長代表全島官兵接下加

菜金，官兵們也大聲謝謝司令官。

趁「湧」稍歇，小艇靠了岸，搶時間，趙司令官一行趕忙上艇，隨即倒俾後退；這時，值星官帶頭唱起「革命陣營裡，我們同生死共相依……」最敬禮歌曲，同時揮手向長官們道別。

島上維安警戒在雷達交接戰管後才解除。晚間，羅師長電稱司令官對這回視察東碇島非常滿意，要連長轉達給全島官兵，還說司令官回程時，曾提及各離島都有地名島標，希望東碇島也能建一座島標，要趕快設計好呈核。

東碇島永久性島標建築

針對司令官交辦島標及燈塔標語、圖書館門聯、忠誠精實四字的刻字等工作；東碇連即組成施工隊，開始研究構築方式、所需材料等相關問題。

燈塔上的「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軍人五大信念與賴名湯總長贈給東碇官兵的「地小貢獻大」墨寶要對調位置，由細心的弟兄先從燈塔上將原有的字體一個字一個字拓印下來，再重新描繪過；東碇圖書館大門牆上的「忠誠精實」四個大字，選定一二〇公分大小的字體。

島標的設計經不斷討論、修正，定稿後，利用小運補將圖樣呈核，師長希望島標的「東碇島」三個字從于右任、張大千等名家或國父、先總統 蔣公的墨寶去找，也可以考慮古代書法家王羲之、顏真卿或柳公權的名作組合。

東辦組找來各家的書法帖子、墨寶書籍，但不管是誰的墨寶，有「東」、有「島」二字，沒「碇」字；賴總長東碇島視察時留下的贈字有「東」、有「碇」，少了「島」字，還是沒法湊齊「東碇島」三字。

「東碇島」、「忠誠精實」七個字，來來回回、東報告、西報告，遲遲難以定案；最後連長決定自己寫，寫完後，利用小運補送下島呈審。師長核定島標設計圖後，電話問字是誰寫的？連長說是他寫的，並解釋拼名家的字體，因缺字很難組合，師長認為字寫得還不錯，拍板定案。

東碇圖書館前壁上的「忠誠精實」四個大字，每天完成一個字，

四天就完工；十二月中，島標也完工，隔一星期，剛剛刷上的漆，開始發黃、剝落，顯示市售油漆難抗海風侵蝕；連長要施工組重新刮除，並請海軍小艇隊長支援艦艇用的紅丹底漆及紅藍白三色油漆塗裝。七十六年元旦，島標揭幕，全島官兵見證歷史性的一刻。

靠海吃海自力更生

春節前後一個多月，只有二次小運補、一次大運補成功；對副食靠補給的東碇島來說，每天近二百張嘴吃飯，是個嚴重的考驗。

沒運補初期，伙房還能就剩下的副食品配罐頭變花樣，從四菜一湯減成三菜、兩菜一湯，時間久了，只有一桌一個罐頭大家分、和著白飯或麵條吞下肚。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當連長，得設法無中生有；雖然戰備規定、長官再三交代禁止接近海邊或下海，也只能安慰自己「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通權達變「靠海吃海」，設法從海裡找食材。

他命每哨派二個公差舉行釣魚比賽，規則是不管哪一個哨，釣起多少魚？最大的十條歸全連所有，每個哨可以自留五尾，自己與伙房協商紅燒、糖醋、乾煎或魚湯。

副連長、輔導長各帶一個排長南、北碼頭全程監督、負責維安；開釣沒多久，上鉤的歡呼聲不絕於耳，二小時竟釣上六十多尾魚，弟兄們還自主地唱起軍歌來。最大的十尾收歸「連有」儲存、留待統一料理，其餘的交給各哨與伙房商量烹飪。

運補遲遲難成，釣魚持續進行，另組海產小隊，利用退潮時採摘紫菜、撿拾海螺、海鋼盔、海瓜子、淡菜等貝類及挖取海蚶；長達卅多天的不正常運補，為不讓官兵忘了新鮮蔬菜長啥模樣，還每兩天在公佈欄上公布一種蔬果圖畫，以留住官兵對蔬菜、水果的記憶。

下島回歸文明社會

原訂駐防半年的步一連，因天候、海象影響，延遲了兩個多月才能換防下島；船運當天一早，所有官兵如常核心陣地集合早點名，不知道是否珍惜最後一次在東碇島的升旗典禮，看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冉冉上升，官兵們唱國歌、唱國旗歌的音量、情緒特別高亢。

部隊帶著裝備陸續往北碼頭移動，集合完待命，海軍登陸艇也慢慢靠了岸；風浪平穩，換防部隊上了島、下島的步一連官兵也上了船，完成交接，小艇回航，一樣互道珍重；第一次從海上看心血結晶的東碇島島標，清晰、堅定地豎立在碼頭上，林連長的心裡與官兵們一樣充滿驕傲。

隨小艇不斷前航，回頭看東碇島，愈來愈小，逐漸消失在海平面，在海上陣地晉升上尉的林連長心情複雜，想著這一別，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有機會重回東碇島？

小艇走了二個多小時，一艇突然機械故障失去動力，引起艇內官兵一陣騷動，二艇趕緊加速前靠，海軍水兵動作老練地將兩艇以纜繩固定併艇，僅靠二號艇動力繼續航向金門料羅灣，這一折騰，讓步一連官兵在海上多漂了一個多小時；一靠岸，羅師長早已候在碼頭迎接下島官兵的歸來，那是主官履行對官兵的承諾，更是部隊三信心的最大根源。

回到駐地，有水有電的便利，還真讓官兵一時難以適應；幾天後，羅師長親自主持了東碇連的慶功宴，慰勞全體官兵的辛勞，並叮嚀大家一定要平平安安退伍返臺；這一杯酒、一餐飯，洗滌了東碇連官兵八個多月的心、生理疲憊，重新投入大金門的外島衛戍任務。

東碇官兵秉持「旗在島在、島失我亡」的氣概，戮力貫徹憲法所賦與守土重責，克服艱困的生活條件、忍受精神上的孤寂，一棒接一棒，以青春、血汗護衛國旗飄揚東碇長空，雖然無名，但人人都是英雄中的英雄，功在國家，功在人民。